

義俠故事

小 學 生 文 庫

第 一 集

(故 事 類)

義 俠 故 事

第 三 冊

汪 佩 仁 侯 斯 校 編

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

王雲五徐應租主編
小學文庫第一集
(一—二八七)

義俠故事

版權所有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二月初版

第三冊定價大洋壹角
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編纂者

汪仁

侯

校訂者

殷佩

斯

發行人

王雲

五

印刷所

上海河南路

商務印書館

發行所

上海及各埠

商務印書館

(本書校對者周志立)

編

輯

人

王雲五 主編
徐應昶 主編
周建人
宗亮 寰
沈百英
沈秉廉
黃紹緒
蘇繼廩
趙景源
殷佩斯

義俠故事第二冊

目次

有其父必有其子.....	一
比享用這筆產財還要快活.....	七
少主呀你聽到了沒有.....	一九
我們打的是誣害好人的奸賊.....	二九

義俠故事第三冊

有其父必有其子

范仲淹是宋朝一代良相。他家本寒微，從小就備嘗艱困，深知平民疾苦；做了官之後，依舊是自奉很儉，官俸所入，儘有餘裕，常用以施濟貧人。後來他在他的本鄉蘇州地方，起立義莊，贍恤族人；設置義學，教育族中子弟。

他的兒子們，因為時常受到了他的急公好義底薰陶，所以性格上也和他十分相像。尤其是他的次子純仁，爲人寬厚忠恕，從不肯以聲色加人；可是大義所在，却挺然不可屈，真不愧是仲淹的肖子。

這裏姑且講他的一件故事，來證明他怎樣的見義勇爲。

仲淹在開封做官時，有一回購了麥子五百斛，裝載一大船，叫純仁運回蘇州。那時候的交通，比不得如今，開封到蘇州，已經不能不算是一條很遙遠的路程了。純仁從開封動身，早行夜宿，不覺已是半月有餘，那天，船才到丹陽界，算來離蘇州祇不過二、三天的路程了。

船到丹陽，停泊後，純仁上岸閒逛解悶，忽然遇到他父親的一位朋友石曼卿。他瞧見曼卿的眉宇間，似有悶悶不樂的樣子，說話時，也是唉聲歎氣，顯見有着重大的煩悶。他便問道：『老丈！可有什麼爲難的事，不妨見告，如有用得着小姪之處，或可盡力相助。』

起初，曼卿還有些支支吾吾，不肯實言，經不起純仁再三的殷殷相問，曼卿才實告道：『家中不幸得很，接連死了三個人，醫藥棺殮，化了不少的錢，所

有財物，典質得乾乾淨淨，還負了不少的債。如今呢，已是告貸無門，而死者棺木還攔着沒有力量營葬，以是日夜焦急，故不覺憂形於色。」言罷，唏噓不止。

純仁聽了，毫不躊躇地道：『這要什麼緊！老丈何不早說，你是我的父輩，既有患難，應當幫助。可惜我身邊沒有多帶現錢。』因回頭指着自己的船道：『船上却有麥子五百斛，即以奉贈，請糶去這麥子，易錢營葬，

有其父必有其子



贈奉以卽斛百五子麥上船

不知還夠不夠？」

曼卿一時怔怔的不曉得怎樣回答，半晌，囁嚅道：「那還有什麼不夠之理？不過……」說着，又止住了。

純仁道：「還有什麼問題麼？請不要見外，從實告訴我罷！」

曼卿道：「實不相瞞，我還有兩個女兒要出嫁……」

純仁不等他說完，便道：「那也是正事啊！這裏還有一隻載麥的船，也是小姪家裏自有之物，不妨一併相贈。請就把售船的錢，作嫁女的使用，不知可好？」

曼卿道：「如此生受，怎樣叫人過意得去呢？」

純仁道：「老丈說那裏話來！區區小事，請勿挂齒！」

曼卿正在走頭無路的當兒，不料遇到了這樣一個救星，把兩個問題一

齊解決了，自然喜出望外，還有什麼話可說。

純仁就導引曼卿到他船上，將麥子船隻一併交代過，便帶着舟子僕人等上了岸，另外雇了船，自回開封去了。

純仁回到開封，來見仲淹。仲淹當然不知道這回事，以爲他已經打從蘇州回來，便隨隨便便的問了一句道：「你從蘇州回來了麼？」

純仁道：「孩兒沒有到得蘇州！」

這可使仲淹不能不感到些兒詫異，便問道：「怎麼！沒有到蘇州麼？那末你現在從那裏來呀？」

純仁道：「請父親恕孩兒無禮！孩兒沒有稟明父親，擅自的幹了一件事。」

仲淹滿心狐疑，以爲路上出了什麼亂子，倒不免吃了一驚，祇得道：「你且道來！」純仁就把途遇石曼卿，三喪沒有葬，二女不能嫁，所以把載往蘇州

的麥船，一併相贈的事情，一五一十的稟明仲淹。

仲淹聽了，連連點頭，很坦然地道：『原來是這樣一回事，得得得！你的辦法不，完全和我的意思相合。要是我自去的話，我也是這麼辦。』於是又着實的贊美了純仁一番，說他這件事辦得十分妥當。

這真叫做『有其父，必有其子』啊。

比享用這筆財產還要快活

宋朝有一個富翁，他祇有一個女兒，和一個兒子。他的女兒品性端莊，又生得聰明伶俐，從小兒也曾上過學，讀過書，詩文寫算，件件都能，所以富翁愛如掌珠。

他的兒子却是壞極！你說他愚蠢，倒也未必，祇可惜他誤用了他的聰明才智，不肯放在讀書求學上面；每日裏祇知捉雞打狗，使槍弄棒，翻江倒海地在家裏混鬧混擾。年紀稍大，又到外面去結交了些無賴子弟，更學得下流不堪，嫖賭吃着，色色俱來，好在他家裏有的是錢，整千整百的向父親要了，拿去亂使亂化。富翁起先是愛子心切，雖然明知他用錢無度，心中不大樂意，然

而又不忍拂逆他的意思，他要多少，就給多少，可說是有求必應。

他的兒子有恃無恐，膽子更壯，揮霍得更厲害了。富翁想，這樣千依百順的給他錢化，不是道理，於是漸漸的加以限制，不像從前那樣容易了。可是他從小兒使慣用慣的，一旦驟然減少了來源，他就能從此不揮霍麼？而且又有許多無賴朋友引誘他，給他出主意，所以結果呢，他還是照樣的在外面胡作胡爲；沒有錢時，他就偷偷的把家裏東西拿些出去，可典質的典質，可變賣的變賣，換到了錢，立刻化完。

富翁知道了，也曾訓戒過他好多回，可是，訓戒由你訓戒，揮霍由他揮霍，何嘗有絲毫效力！幾年以後，富翁的家產雖大，經不起這樣漫無限制的浪用，也就有減無增，一年短是一年了。後來富翁看看他是不可教誨的了，有一天，發了個恨，竟把他趕了出去，他們從此就脫離了父子的關係。

且說富翁的女兒長大後，嫁給一個同里的文人張孝基。孝基博學多能，品行也極端方，自從娶她以後，小夫妻兩口兒克勤克儉，成家立業，着實不差。富翁看了，非常樂意，雖然兒子不成人，如今索性趕了出去，倒也落得圖個眼前乾淨，免却許多煩惱。他決計把自己的家產，將來傳給女壻，所以他漸漸的把愛子之情移來愛女壻了。後來富翁臨終，便立下遺囑，吩咐把這份財產全部歸女壻承受，不許別人爭執。於是富翁死後，孝基便做了這份產業的承繼者，可是他們夫婦倆並不因得了遺產，而浪用一文錢，仍舊是省吃儉用，和從前一樣。

富翁的兒子被父親趕出之後，便去找尋他的那些要好朋友，希望他們的幫助。可是那些朋友平日似乎很够交情，其實無非因為他有錢，都想佔他一些便宜。現在一聽見他被驅逐出家，還有什麼想頭呢？便一個個掉頭不顧，

簡直不承認是他的朋友。至於拿錢出來幫助他，那更沒有這回事哩！

現在富翁的兒子才知這些朋友都是靠不住的，平日說什麼『朋友有無相通，患難相共，』全是些欺人之談。他想：『從前這班朋友，誰沒有得過我的好處，如今我一沒有錢，他們都躲得無影無踪，原來他們祇認得我的錢，並不認得我的人。唉！世態炎涼，人情澆薄，真是不錯的。我錯認他們是好人，竟上了他們的大當，我如今像大夢初醒，一切都已明白，但是已嫌遲了！』

他從此在江湖上求乞度日。你想，他是個嬌生慣養的富家公子，一旦流落爲乞丐，忍飢受寒，當然是萬分的痛苦。然而這也是他自作自受，如何怨得別人呢？

數年後的一天，他偶然跑到本鄉，經過孝基家門口，他自慚形穢，覺得無顏去見孝基，但是那時實在被飢寒所迫，也顧不得什麼，只得老着面皮上前，

叩門求見了。

孝基一見他的妻弟這般的衣衫襤褸，形容憔悴，心中着實難受，但不曉得他到底悔悟了沒有，又不知道他今天來見，有何目的，姑且不先開口，看他如何說法罷。

他哀求孝基道：『請你看我爸爸的面上，給我一套破衣和一頓殘飯，因為我凍也凍得快，要麻木了，餓也餓得快，要不能行動了，請你行個方便，施捨一些兒罷！』

孝基心中是十分可憐他，但是臉上仍舊裝做似睬非睬的樣子，冷冷地道：『誰叫你自己不學好，以致弄到這般地步呢？』

他歎了一口氣道：『這些話請你不要提罷！以往的事情，當然是我自作孽，如今我活該受罪，懊悔也來不及了。但願你發些慈悲心，救我一救，那就感

激萬分了！』

孝基一聽他的說話之間，很有些悔悟的意思，便道：『我如今即使給了你一套衣服，一頓飯，那也不過救得你一時，不能救你一世；對於你以後一生的日子，前途茫茫，試問你將怎樣處置呢？』

他搖着頭恨恨地道：『一失足已成千古恨！以後的事還能打算得到多少麼？』

半晌，孝基問道：『假如我留你在這裏給我灌灌菜，你能不能？』

他道：『你肯這樣照顧我，那是好極了！雖然這灌菜的工作我從沒有做過，但我極願意勉力的做去，我想或者不致於不能罷！』

孝基道：『既然如此，我且留你在這裏試試。你果然好好的工作，那你終不愁沒有吃，沒有穿。如果你還不知痛改前非，休得怪我沒有情義，祇好讓你